

阿富汗 來去烽火中

蔡明哲 主任/急診科講師暨主任

『沒到過難民營無法體會人民流離失所的慘況，伊朗歸來讓人更珍惜現在所有』

2001年9月11日發生了震驚全世界的美國紐約世貿大樓恐怖攻擊事件，以賓拉登為首的集團分子藏身於中亞小國阿富汗境內，讓這個原本就瀕臨殘破的國家更是遭逢滅絕的境地。20餘年來阿富汗因蘇聯的入侵與隨之而後的內戰再加上極端回教分子神學士政權種種倒行逆施的迫害，驅使著超過五分之一的該國男女老少(約五佰萬人)逃離家園，嘗試在阿富汗境內其他地區或鄰近伊朗、巴基斯坦等國尋求庇護。911之後情況更是雪上加霜，一些原本在阿富汗境內從事人道援助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相繼撤離，安全問題益惡化的結果，也使得這些國際組織留守的阿富汗籍工作人員的工作受到極大的影響。

成大醫院是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國家級災難療救護隊南部執中心(NDMAT)，筆者也親身參與籌設事宜，而

NDMAT 的任務之一是提供國外發生災難時必要之醫療救援，於是在外交部、衛生署的指派下，筆者奉命於2001年11月12日到18日期間與國內其他相關非政府組織包括慈濟功德會、世界展望會、路竹會、知風草文教服務協會等代表一行7人前往伊朗勘查人道援助的可能作法與接軌單位，好提供國內參考以利台灣援助行動的展開。筆者等一行人於11月12日在外交部集合後由中正機場搭機先飛往香港，再搭乘國泰航班轉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港，以辦理赴伊朗簽證事宜。臨行前由外交管道獲知僅伊朗政府願意提供我等簽證，但進入伊朗之後的接觸單位迄今尚無回音，故一切都要臨機應變。我在中正機場欲辦理保險事宜之時竟遭到拒絕，原因是中亞地區乃是屬於戰爭地區，保險公司礙難受理，只得對業務小姐謊稱欲前往中東地區，卻也成功買得保險，好對妻子弘美有所交待。抵達杜拜後受到外交部駐當地代表處方處長等人的熱誠接待，一顆



▲阿富汗難民營一角

忐忑不安的心頓時安心不少，隔日早晨趁空檔到下榻旅館旁的百貨公司逛逛（圖一）稍稍瞭解這個因產油而致富的阿拉伯國家的生活水準；杜拜曾有固定的華航班機飛抵，自從與沙烏地阿拉伯中止外交關係後，前來的國人已大減，我們成大醫院內有不少醫護、藥劑人員曾在阿沙醫療團工作過，對杜拜應不陌生才是。阿聯國民年所得約2萬6仟美金，其國內生活水準與歐美相去不遠，然而我們在此僅是為辦理赴伊簽證而停留，在順利取得赴伊朗簽證之後（在台灣辦理通常需耗時一個月且索價8仟到9仟台幣）一行人加上駐杜拜代表處通曉阿拉伯文的李秘書隨行，我們在13日下午飛進了伊朗東部大城馬夏德（Mashhad）（圖二）。這一個陌生的國度在歷史課中稱做波斯的古國，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老舊的街道與車輛（圖三），旅館設備簡單但可依稀有昔日人潮熙攘的景象與規模，只是在1979年的革命後，執政掌權的親西方巴勒維國王遭到保守宗教領袖何梅尼的罷黜，全國瞬間轉為極端保守的回教國家，一概不准西方的貨品、車輛、音樂、文化等輸入，伊朗人就此被關進了宗教鎖國，之後加上兩伊戰爭打了8年，死傷無數，民生凋弊，要不是伊拉克因為出兵佔領科威特引起美國出兵，恐怕伊朗迄今尚無法脫離戰事的拖累。我們一行人在伊朗紅新月會（Red Crescent）的人員帶領下（按即紅十字會，因回教國家不喜歡十字符號，而以新

月代之），11月14日見到了該會於馬夏德的負責人約聶斯。阿尼先生（Yones Ani）（圖四），他日前曾帶領了一批救援物資遠赴阿富汗離伊朗邊境120公里的赫拉特市（HERAT）發放，在檢視了阿富汗赫拉特市週遭的七個難民營之後，他以「災難」來形容其所見，「在難民營裡，死亡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阿尼先生如此感嘆著。我們觀看著他當時所拍攝的錄影帶，其中一位小孩因為誤拾美軍所空投的子母彈（因為顏色與食物包裝雷同），而奄奄一息，母親則在一旁悲傷地哭泣著，一幕幕憾動著我們團員的心。11月15日整天在旅館內等待又等待的時間裡，放行路條終於下來了（按伊朗對人民實施嚴格旅行管制，對外國人更是嚴厲甚至派有秘密警察跟監），我們一行人才得以前往距馬夏德市東方120公里，一個有七年歷史之久的托巴疆難民營參觀（Tobrat Jam, Guest City），那裡約有一萬名來自阿富汗各地的難民正在此被庇護著（圖五）。

薩伊一家八口（圖六、七），五年前從阿富汗北方的馬沙雪里夫走了16天才到邊界，最後才被用卡車送來此地安置。他目前仍居住在營區中的帳篷區，他說帳篷雖勉強可擋風雨，但夏天非常熱，冬天非常冷。薩伊正在剝開心果殼，三坪大的小空間正中央有一袋開心果，這是一家人收入的全部來源，剝一公斤的開心果可賺得250伊朗埃士（約台幣一

元)，他全家一整天剝十公斤的開心果，也就獲利10元新台幣。難民營內設有學校、診所與醫療中心，也有商店區；鐵皮屋的學校目前有600餘名學童，20多位伊朗籍的老師在此任教，而鄰近由日本人出資興建以水泥磚塊砌成的新校園也即將落成。營區內隨時可聽見兒童們的笑聲(圖八)，據工作人員告訴我們，這些人恐怕是第一次看到東方訪客，而我們隨身的數位相機、PDA等裝備都是他們目光的焦點，再有時空的阻隔，似乎也擋不住人類間自然關懷的那股暖流。我們一行人回程中也各自努力思索著如何引導來自台灣的援助。

由於交涉接下來的行程未能確認獲得伊方之首肯，於是11月16日我們一行人決定分成2組，由路竹會劉會長與慈濟人員繼續南下轉到其他難民營參訪，外交部莊組長與筆者等一行人則先行取道杜拜返台向外交部、衛生署提出此行心得報告與建議。當晚我們在馬夏德市除了下榻的旅館餐廳外竟然找不到一個可供聚會的地點。我把隨身帶來的睡袋，三包統一泡麵交給了欲留下的團員們

。翌日便取道德黑蘭過夜，隔天再飛回

杜拜機場，在德黑蘭停留的晚間是由一名我國外貿協會駐德黑蘭代表的伊朗籍友人Mr. Reza Khayam接待(圖九)，享受了一頓此行較為豐盛的晚餐，也藉由談話當中對伊朗境內現存的約200萬人的阿富汗難民境遇，有更深的瞭解。自顧不暇的伊朗經濟，若是缺乏這批廉價勞工所提供的競爭力，是很難振衰起弊的。然而源源湧入為數眾多的阿富汗難民卻也成為了伊朗經濟的沉痾。廣大伊朗基層勞動人口找不到工作，資本家與勞工間的對立，卻也成了伊朗的新隱憂。也難怪在911之後伊朗政府雖採取全面關閉邊界的措施，但又歡迎來自其他國家對阿富汗難民的援助。政教合一的伊朗政府體制。正遭逢西風東漸的吹襲，伊朗年輕人普遍崇尚西方自由的思潮正在蘊釀…我們身處富裕的台灣，實在應該多想想「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古訓。伊朗曾經是比台灣經濟還要進步的國家，但在戰爭連年蹂躪下，繁華落盡、傾頹衰敗。看看別人，想想自己，同情之餘，特為文紀實。



◀隨行團員與伊朗紅心月會官員會談合影留念